

另*谋*高就

The Pursuit
of Other Interests

[美]吉姆·可可里斯 (Jim Kokoris) 著
熊瑛 译



比“升职记”、“潜伏术”更实用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另谋高就

The Pursuit
of Other Interests

著者：[美]吉姆·可可里斯（Jim Kokoris）

译者：熊瑛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另谋高就/(美)可可里斯著;熊瑛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354-4328-1

I. 另… II. ①可…②熊…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8352 号

著作权登记图字 17-2009-067

The Pursuit of Other Interests

by Jim Kokoris

Copyright © 2009 by Jim Kokoris

First published in USA by St. Martin Press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Lynn C. Franklin Associates, Ltd.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策 划  长江出版集团湖北天一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Under One Sky Publishing L. td(U. K.)

地 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C 座 6 楼

E - mail hb_tianyi@yahoo. com. cn

书 名 另谋高就 The Pursuit of Other Interests

著 者 吉姆·可可里斯

译 者 熊 瑛

责任编辑 姚 磊

出版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电话 027-87679362 87679361 传真:027-87679300

网 址 <http://www.cjlap.com>

集团地址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邮编:430070)

集团网址 <http://www.cjcb.com.cn>

印 刷 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54-4328-1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267)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1

The Pursuit of Other Interests

第一章

他把这一刻想象成他在高中游泳队跳水时的情景。他站在跳板上，双臂自然下垂，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脚下，他静静地等待着那个一跃而下的时刻。



这神秘的东方气功差点要了他的命，他的心脏再次出现停止跳动的迹象。本来，他练气功是想减缓心率，很明显，他掌握得太捻熟了，有点过火。他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心脏几乎没有了跃动，期待着黑暗过后的白光浮现。但他还是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感受到死神在他面前匆匆而过，像一股灼热的电流。他直起身来，捂着胸口，大口喘气。

“查理吗？”唐娜问道。她眼睛闭着，半梦半醒。

他咳了一会儿，又深深地吸了口气。“我很好。”他费力地小声说道。

有一年，公司在黑森林附近一个他叫不上名字的疗养小镇为高级管理人员举办了一次度假年会，想让他们这群管理者成为企业的思想引导者，会后他开始学着练气功。一年前，公司被一家德国传媒集团收购，集团保持了职业培训的传统。“思想净化”是其中的项目之一，培训师以前做过和尚还写过一部《佛与管理》的书。气功就是一种冥想的方式，理想的做法应该接上一个氧气罐，遗憾的是唐娜不让他把氧气罐放在床上。

他在床边坐了几分钟，等待心跳恢复正常，然后去地下室，又在跑步机上跑了四十五分钟。他边跑，边伸手去拿耳机，小心翼翼地拨号查信息。奇怪的是，只有四条信息，有三条无关紧要，但这最后一条是乌苏拉从柏林发来的，她说赫尔姆特要来芝加哥，并想跟他约个时间谈谈。赫尔姆特是集团的主席兼创始人，一个难以琢磨的人，一个既有魅力又生硬且不能容忍傻瓜的人。

查理想给她回电话，但决定再跑一会儿。在涉及柏林的事情时，他更喜欢坐在办公桌边，这样他所有的“武器”都在手边，而不是像这样打着赤膊在跑步机上毫无准备。再说，他昨晚睡得很好，尽管很少这样，他还是有体力再继续跑一会。

在快跑后的放松慢走时，他可没闲着，发出了几条信息、查看了办公碰头会的议事日程。相比电子邮件，他喜欢用更有人情味的语音邮件与他的工作伙伴进行交流。

跑完步，他做了一些胃紧缩运动，然后径直去厨房用早餐。十分钟后，他上楼到了他的家庭办公室查看电子邮件。除去垃圾邮件，他只有十七条新邮件，难得这么少。他发送了简短的回复，包括给乌苏拉发了他的日程安排，然后跳进淋浴间，把水温调到最热。

之后，他浑身湿淋淋地站在镜子前，蒸汽在他身后缭绕，他打量着自己。几年前，查理沮丧地发现：在四十岁以后，自己褪去外衣后的身体怎么也好看不起来。

尽管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他的身体还是更加印证了这个结论。不过，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大部分头发还没有掉，但他那曾经乌黑发亮的头发已呈现灰白。他肚腩微凸，肩膀下垂，还有点肌肉曾经强健过的痕迹。他自我安慰：穿着衣服看起来还不错。人到五十，他十分重视用服饰来装点自己。

擦干身体时，他顺便进行了黑痣检查。他在左肩上发现了一个潜在的黑痣，它处于萌发的早期，只是淡淡的一点，但它既然在那里就不免让他担心。最近，公司创意部的一个人被确诊脚上患上了皮肤癌，不得不切除一只脚趾。那次切除术所带来的恐惧时时缠绕在查理的心头，以至于他看到那颗黑痣时就闭上了眼睛，心想自己快完蛋了。一旦他发现那个阴影成为既成事实，也就不再犹豫了，他想他该去医院看看专家。

洗浴完毕，他走向新买的增湿器，低下头，把脸凑向上升的喷气流，湿润的空气让他全身舒服，他深吸了几口气，顿时神清气爽。尽管他睡觉时老是开着增湿器，但最近对一种新的高级模式“双倍雨林”比较上瘾，在这种模式下能提供两倍的湿度。他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心里记着要去买一套小的组合用具以便出差的时候用，然后回到浴室把湿漉漉的脸擦干。

当他再一次回到房间时，他吃惊地看到唐娜端坐在床上，她双臂交叉放在胸前，眼睛微微地睁着。从她耷拉着的头以及呼吸的样子，查理可以判断出她依旧熟睡着。打从他们结婚起，她一直就睡不安稳。他们年轻时，她经常梦游，她曾经跑到车库后面的小巷里，还有一次，穿着他为她买的内衣跑到邻居家的阳台上去。所幸她的梦游症这么多年来有所减轻，现在仅限于坐在床上，或者偶尔在屋子里转悠。

“唐娜，”他轻轻地说，“躺下睡吧。”有时这话能起作用，有时却没有。

这一次，很管用。她轻轻地躺了下来，把头枕到枕头上。

他走向床边，低头看着和他生活了30年的妻子。她素面朝天，美得那么自然，这会让其他女人嫉妒的，他一直都是这么想当然地认为。看着她熟睡的样子：一脸的平静，双目紧闭，他忽然有种失落感，一种忧伤的阴霾悄然向他逼近。他站在那里，想要理解其中的深意，但这种感觉却又渐渐模糊起来。

他拉起被子，为她掖好，然后轻手轻脚地穿好衣服下楼去。他凝视着窗外，等待着司机安格鲁。街区很暗，寂静无声，他任凭孤独向他袭来并占据着他的身心。他把这一刻想象成他在高中游泳队跳水时的情景，他站在跳板上，双臂

自然下垂，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脚下，他静静地等待着那个一跃而下的时刻。他站在那儿，被寂静笼罩着，这时他听到安格鲁停车的声响，房车的前灯刺破了黑暗。于是他提着公文包，看了看手表，正是凌晨四点，他发现安格鲁第一次如此准时。



2

The Pursuit of Other Interests

第二章

无疑，他是这份工作光环下的奴隶——能欣赏到密歇根湖全景的转角办公室、海外旅游、公车服务、健康俱乐部的成员资格，当然还有不菲的工资。



查理从事的是广告业，他在这一行打拼了 28 年。年轻时，他爱上了自己选择的这份职业，认为它激情澎湃、有实际价值甚至意义非凡。所以，对他而言这不仅是一份“工作”，其中之意要远大于此。这份工作要求他尽最大的努力，他也乐于为此全力以赴。他展现了自己有创造力的一面，花费大量的时间设计广告词，为各种产品策划宣传活动，什么围巾、饼干、硬面包圈、汽车等等，五花八门。他的工作得到了奖励、获得了赞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让他很知足。

尽管查理对广告业的酷爱在这么多年里冷淡下来，漫长的工作时间、没完没了的客户需求还有竞争等等，都是使他冷淡的原因，但他还是继续这么做，尽职尽责地沿着阶梯一路向上爬。起初升职来得很慢，但随后就快马加鞭起来。在他四十九岁生日前夕，查理猛然发现自己正管理着芝加哥最大的广告公司之一，那一刻，他认为，这种成就使他更加完美。

他的满足感被工作上的压力消磨殆尽。领导任何一家大公司都是件关系重大的事而且风险极高：失去一个关键客户会导致几十人丢掉饭碗，而他自己也可能卷铺盖走人。尽管有时他也产生过怀疑，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查理感到他能胜任这份工作。

安格鲁把他送到之后，他坐电梯到了 40 楼，放缓了自己的步子。升职整一年了，他觉得需要反思一下。尽管压力在不断增长，生意不好做，经济环境越来越糟，但总的来说，他仍然喜欢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无疑，他是这份工作光环下的奴隶——能欣赏到密歇根湖全景的转角办公室、海外旅游、公车服务、健康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当然还有不菲的工资。查理特别喜欢公司的办公室，接待处虽然谈不上生气勃勃但还算雅致，有着大理石地砖以及向上通往创意部向下通往会计室的旋转楼梯。他喜欢那件艺术品——当代德国——有河、有湖、有牧场，还有装饰墙壁的柔和的棕色和绿色。他喜欢一排排直到大厅另一头的小隔间所营造出的效果，那种条理性。午餐区有乒乓球台、投币式自动电唱机、卡布奇诺酒吧、猫王和詹姆斯·迪恩的蜡像，有着拱形窗户的“创意室”以及他亲自挑选的实心橡木圆桌。

查理特别喜欢清晨时分办公室的样子：淡淡的橘色光芒弥散在密歇根湖上，开始是薄薄的一层，接着快速地散开，所有的一切都沉浸在温暖和充满希望的光明之中。新的一天露出曙光，开始运转。

他 4 年之前被招进这家公司，后来被提升为副执行经理，在鲍勃走后又被任命为总经理。事实上，鲍勃去世了，离开这家公司时只能拿到一点可怜的补偿，而且

人整个都崩溃了。查理暂时代管公司，在鲍勃的葬礼那天他被任命为临时总经理。经过一番拖拖拉拉的考察，查理认为这个考察5个月前就该开始，赫尔姆特在一封只有两句话的电子邮件中正式授予他这个最高职位。这份邮件是这样写的：“我们把你头衔前面的‘临时’两字去掉了。祝贺你。”他把这份邮件打印出来，装进镜框里，不过，他对于赫尔姆特在祝辞后面没有用感叹号有点失望。他应该加上感叹号，那种情况下用它才恰当。

在这层楼逡巡一圈之后，查理步入办公室，环视四周，木地板、波斯地垫、与之匹配的真皮俱乐部椅子、六英尺高的糖果机，最后目光停在亚伯拉罕·林肯的肖像上。他非常崇拜林肯，希望从他身上找到力量。他们都有着艰难的或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林肯是要拯救联邦政府，而查理则是去挽救公司的财务危机。

他曾经谦恭地对着画像点头，一度因为没能读完他买的诸多林肯自传中的一本而感到内疚。查理的注意力一贯不能持久，即使能的话，他也很少能读完一本书。他慢腾腾地走到桌边坐下来。他不想折腾“腾飞”项目，这原本是他设计的重振公司的计划。近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不能全心全意、心无旁骛地执行这个计划，他为它所牵扯的东西而担忧。他想做个彻底的改变，包括重新调整部门，甚至裁员。其实，查理知道如果公司想要恢复盈利，这个狠招是必不可少的，他还是拖拖拉拉的，说白了，他不想裁员。

在他陷入“腾飞计划”之前，他决定再看看现在已经声名狼藉的“肥胖问题备忘录”。从去年开始，查理越来越关心职员的体重。他感到公司雇佣了太多肥胖或濒临肥胖的人。上个月，在两次不同的场合，职员们在客户会议上弄垮了椅子，人掉下去时就像一大堆砖块砸在地上，文件散落一地。另外，一位负责最大客户的高级副总裁无论到哪里只能坐头等舱的大椅子，因为她体形庞大——这是公司必须承担的费用。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客户难辞其咎——一家卖炸鸡的快餐公司、一家国际性的面包店和一家奶酪制造商——他们全都定期为公司提供免费样品或优惠券。其实他主要想指责的是鲍勃，他一有机会就雇佣胖的或比他本人更胖的人。

关于发福的备忘录，被美其名曰“调整计划”，他两周之前就分发下去了，传达了他对大家不断变宽的体形的忧虑。尤其是，他鼓励全员参与式的减肥运动：一系列的五公里募捐长跑、低碳水化合物的午餐以及富有营养的研讨会等。查理不仅身体力行，更是组织者和倡导者。他知道这是个敏感的问题，但他同时也认为公司的肥胖问题正在销蚀着工作效率还导致健康保险费的增长。另外，他受不了坐着开会

时四分之三的人都喘着粗气。

这本备忘录并不受职员的欢迎。人力资源部的朱莉报告说艾莎、麦琪和佩蒂——老资格行政助理，也是胖人之首——在考虑法律诉讼，声称受到歧视和骚扰。大多数人，甚至是瘦到皮包骨的人也受到了侮辱，他们所感受到的是那本备忘录高人一等的本质。朱莉认为查理应该写一个撤回声明并招待大家吃一顿炸鸡午餐作为补偿。但被查理拒绝了。

最终，他选择不理会这种激烈反应，但同时也丧失了主动出击的斗志。现在，他不得不卷土重来，旧事重提，他希望在这栋楼被压塌之前能高效地解决这件事。

他重新审读了一遍肥胖问题备忘录，感觉它太直截了当了，除了一句本来是当笑话的句子：乘坐电梯也变得险象环生！写得很巧妙。接下来他想起了“腾飞计划”，一目十行，快速看完，又想起了“夏季旅行”。

公司曾内部商讨过他们的夏季度假年会在哪里举行。以往外出度假地一般都有棒球公园、高级赛马道这样的设施。去年夏天他们在北岸植物园主办了一次野餐，还邀请了家属。今年——他当上公司总裁的第一年——他希望能别出心裁，想在当地的一家动物园举办这次活动。他认为这是一个有创意的、有趣的并且节约的选择。不幸的是，他的决定遭到的即使不是完全抵制也是反应冷淡，“夏季度假委员会”里一群上了年纪、乏味的行政助理们提出在一家可能有钢芯座椅的高级餐厅吃一顿精致的晚餐。接下来的僵局造成了夏天过去了度假也没能成行。

既然他向每个人承诺这会是公司有史以来最好的夏季旅游，他必须言出必行。因此，他给委员会草拟了一份讲求实际的备忘录，强令他们在本周末选择一个日期和一家动物园（芝加哥有两家）。

在重新点开“腾飞计划”的文档之前，查理仔细地看了这份草案，不经意地这儿那儿改改，增加了几行谈谈公司独特的企业文化以及夏季旅行对促进公司发展所起的作用。无助地盯着它看了一会儿之后，他感到无能为力，双腿绝望地摇晃着，他打开了他的“查理读书俱乐部”文档。

几个月前，在鼓舞士气的一次尝试中，查理发起了一个读书俱乐部。他认为这是能把公司各部门集中起来并且增进情谊的唯一方式。他挑的第一本书——《佛和管理》是个错误的选择。没有人读它也没有人在讨论会上露面。鬼使神差地，他让安德烈——那个低能的创意部副主任选了第二本书——《一起摇滚》——查理还没来得及读的书。这是关于女摇滚乐迷生活的书，在读书俱乐部会上查理发现，如果你去

掉这本书里所有的性描写，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标点符号了。事实上，整个公司的人都看了这本书，实在是令人厌恶和愤怒。这本书的讨论会差不多变成了一次放荡的聚会，艾莎、麦琪和佩蒂以性骚扰和法律诉讼的威胁终结了那次图书讨论会后扬长而去。

查理决定再选一次书，先列了一个三十本书的清单，最后他决定在托尼莫里森的《被爱》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之间进行选择，前者是奥普拉读书俱乐部的一次活动主题，后者嘛，自然也是不会出纰漏的。

他偏向于哈克贝利，于是花了半个小时在网上搜索这本书，甚至还去密西西比河作了一次简短的网上旅行，最后他决定第二天公布他的最终选择。他并不想仓促做决定，他知道“查理读书俱乐部”的命运悬而未决。除此之外，他还有更重大的事情要处理。他英雄般地抑制住叹息的冲动，又回到了“腾飞计划”上。

从数据上看，公司有大麻烦了。员工正大量流失，开销失去控制，最近一些关键员工也开始跳槽，投奔到竞争对手那里。“腾飞计划”的第一页列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创新性、员工、新业务，这些都被赫尔姆特认为是公司未来的关键所在，需要重点关注。查理开始研究这份清单时，目光灼热，但渐渐地，他双目迷蒙，一片茫然。

盯着电脑屏幕，他忽然感到招架不住了。肥胖问题备忘录、读书俱乐部以及夏季旅游显然不是关注的重点。不止一次，他感到自己在这个位置上力不从心，他渴望回到那种对事物充满创造性的状态中去。他又看了一遍列出的关键问题，他觉得轻易就能再加上十条。手表指向凌晨五点四十五。于是他把头埋在桌上闭上眼睛。

他很快就梦到了哈克贝利，小个子，长着雀斑，正把一只木排推到一条水流湍急、棕色的河流中。

“风暴要来了。”哈克贝利说。

“带上我吧，哈克贝利。”查理说。他转头看去，四周寸草不生，贫瘠得只有石头，他感到某些东西正要越过山岭向他袭来，可怕的事即将发生。

“带我渡过河去。”查理说。风骤起。“我想离开，我必须离开这里。”

他再一次转过头去，这一次他看到了艾莎、麦琪和佩蒂，从山上跑下来奔向他，示威似的挥舞着举过头顶的几块炸鸡块。

“我现在必须走！”查理向哈克贝利叫道，但是他已经离岸，他把一只桨扔向查理身后那些越来越近、块头大得惊人的女人们。

“请等等！”

“她们会让木排沉下去的。” 哈克贝利大声叫着，消失在一片雾霭之中，查理看不到他的去向。

“拜托了，”查理一遍又一遍地大叫道，“求你了。” 但是 he 已走远，薄雾到处弥漫。

乔治娅，查理的助手，抓狂了。

“查理·贝克，快醒过来。你起来！”

“什么？你在干什么？”

她把他的头扶起来使他在椅子上坐直。“你不能这么做！”

“我什么也没做。请你控制自己的情绪，行吗？”

“你上班睡觉，查理！如果人们看到你那样，我指睡觉，他们会怎么想？”

乔治娅是一位身材矮小、结实而看不出年龄的黑人女士，在以前的公司她一直是查理的助理，在他升职之后就随他到了这家新公司。

“你上班太早了。” 乔治娅说道。她用手为他掸掉肩上的灰尘。

“现在几点了？” 查理抚摸着自已的脸问道。

“九点。”

“九点了吗？” 这吓了他一跳，他睡了三个小时。

“赫尔姆特正在找你。他在这里。”

“什么意思？你说什么？”

“赫尔姆特在这里！”

查理屏住呼吸。“赫尔姆特？赫尔姆特在这儿？在芝加哥？已经来了？什么时候的事？”

“大概一分钟以前，大约六十秒以前。”

“你说‘这里’是什么意思？他在哪里？” 查理的声音提高了。

乔治娅的眼睛睁得更大了。“这里，查理。他就在你的办公室里。” 最后一句话她是压低声音说的。

“我的办公室？你是指——这儿？”

“他刚才从我面前走过，打开你的门。”

赫尔姆特走进他办公室的样子就像苏台德区被攻占，对查理来说，看着他睡觉这种做法太过火了。他的一只胳膊感到刺痛，这是麻木的前兆。“你是说他刚才来

这儿了？他看到我了吗？”

“噢，他就在这里，站在这儿。”她指着地板说。

“但他看到我睡觉了没有？”

乔治娅狂乱地点头，痛苦地拧着自己的手。“他不可能没看到你。他刚才进来了，我没法阻止他。”

“你为什么不叫醒我？”

“我试了，我叫你的名字，但是你一直在睡。我不想大声喊。我认为那不合适。”

查理紧按住胸口，然后用拳头重重地捶向桌子。“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难以置信！”他又捶向桌子，“他对此有什么反应？他说什么了吗？”

“没有，他只是，你知道，看了一会儿你睡觉。”

“一会儿？”

“他给你拍了照，用他的手机，然后离开了。”

“什么？”

“他说你醒之后会给你打电话。他让我转告你在这里等他。”

“等着他。”查理忽然感到了一阵意想不到的、突然的愤怒和侮辱。他没什么能瞒住赫尔姆特，也没什么让他感到羞愧。“他知道我工作有多卖力吗？他知道我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吗？他知道吗？”

乔治娅很慌乱，她继续痛苦地拧着自己的手。“我不确定。哦，我不知道。”

“他知道我六个月都没有度过周末吗？自从坐到这个位置上从没休过假？他知道我身上长了一个黑痣？他知道吗？”

“一个黑痣？”

“是的，一个黑痣！”

“你长了一个黑痣？”

“是的！”

“在哪里？”

查理停了一会儿。他不确定这个黑痣在哪里。“它在移动，在动。”

“你长了一个能移动的黑痣？”

“它是一个……没关系的，我现在不想谈它。这太严重了。”他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试图回想林肯，如果在他当总统的时候被人抓住在办公桌上睡觉，假如是这样的话，他的反应会是什么呢？“你为什么觉得他拍了照？”

“我不知道，查理，他说了话，我猜是德语，我不确定。加上你还在打呼噜，所以我听不清楚。”

“打呼噜！天哪！”查理抓住胸口深吸了几口气。“听着，他现在在哪里？赫尔姆特在哪里？他到哪里去了？”

“赫尔姆特吗？他在楼下和马肯先生一起。”

“马肯！”查理鄙视地说出这个名字。马肯是财务总监，一个满口黄牙而且刻板的人，他总是喋喋不休地说着收益越来越少、开销螺旋式上升之类的陈词滥调。鲍勃去世后，他就成了查理唯一的最高职位的竞争对手，最糟糕的是，他通过耍阴谋诡计在过去的十二个月里使查理的生活更加痛苦。

“乔治娅，关上门。”他耳语道。这时，查理的手臂完全失去了知觉。

“乔治娅，我觉得我心脏病发作了。”

“心脏病？”乔治娅的眼睛瞪得大得占了半张脸，又痛苦地拧着自己的手，“哦，我的上帝，查理·贝克。”

“我的手臂能感觉到。”

她看起来受到了惊吓。“你的手臂心脏病发作了？”

“它从我的手臂开始发作，经过手臂向上走。”

“以前它要多久到达你的心脏？”

“几分钟，几秒钟，天哪，上帝呀，我不知道！”

乔治娅向门边走去。“我要打电话叫救护车。”

“等等！别去！别叫救护车！我没有时间去医院。”

乔治娅盯着他，考虑着目前的情况。“你要我陪你坐着吗，查理？”她静静地问道。

他无力地点点头。乔治娅拉过一把椅子坐到他桌子的对面。

他们没有说一句话。查理看着窗外。“我不想像鲍勃那样死去。”他终于说道。

乔治娅表现出迷惑不解。“你什么意思？”

“它把他害死了，这份工作，压力夺去了他的生命。”

乔治娅又沉默起来。“但是他是被雷电击中的。”

查理继续按摩他的手臂，接着他说：“是压力使他筋疲力尽。如果他的身体更好一些，如果他没有被击倒，他一定能够承受得住闪电。”

“但是安格鲁说鲍勃先生被炸毁了，他的一只胳膊还吊在树上。”

“我对安格鲁说的毫无兴趣，得了，他是谁？医生吗？他在利莫学院教医学吗？”

根据记录，它不在树上，明白吗？我讨厌道听途说。那是谣言。那是……那是荒诞的说法！我看了照片，他身上只是有一点红，仅此而已。还有秃头。”

“秃头？”

“是的，秃头。了不得。”

乔治娅坐下来摇着头说：“他看起来像是没有压力的。他总是那么快乐，你知道，那么有活力。”

“是的，他总是喝醉酒。那就是他总是活力四射的原因。谁喝了一箱占边威士忌之后不那样。”

“他没喝那么多，一点都没喝多。另外，烈性酒不会伤你，只会让你放松。偶尔喝一次有助于你工作。让你不那么紧张，你知道……不那么不安。”

查理停下按摩手臂的手：“你认为我紧张吗？你是这意思？”

乔治娅耸耸肩，把脸别到一边去：“我没那么说。”

“你暗示了。”

“我什么也没有暗示。”

“是的，你暗示了。我能听懂你在暗示我紧张。”

乔治娅叹了口气：“我今天不想和你抬杠，查理·贝克。我不想。”

“每个人都那么说我吗？他们说紧张吗？”

乔治娅先用手把裙裾弄平，又装着用手指扯裙子上的什么东西：“我没听见别人说什么，我太忙了，总有事做，每天忙得团团转。”

查理将椅子转了一圈，回头望向窗外。密歇根大道因公共汽车、出租车、小汽车以及等在街角的一群群行人而活跃起来。这是一个阳光充足而暖和的秋日早晨。看到这幅场景，这世界似乎成了一个井然有序充满理性的地方。

“你知道，查理，如果你不想喝酒，也许你该偶尔做做祈祷，我总是这么做。”

查理看着乔治娅。

“只是一点点祷告，不损害什么，查理。你该为此而祈祷，那决不会损害什么。”

“祈祷。”

“只是小小的祈祷。”

喝酒以及祈祷对查理的心情没什么影响。“我现在想问问你，”他说道，“我希望你能非常坦诚、非常坦率地回答：人们恨我吗？”

乔治娅看起来很不自在，她清了清嗓子，低头看着地板。“每个人都喜欢你。”

“你人太好了才那么说，但是我怀疑那不是真的，这儿的人恨我，我能感觉到，甚至没有人跟我说过话，或是在过道里跟我打招呼。”

“不是那样的。”

“听着，我想知道的是谁特别恨我，最恨我的那些人是谁，谁是反查理的？我要名单。”

乔治娅抬起头，她努力地想着。“大多数人有时候是喜欢你的。”她说道。

轮到查理冥思苦想了，他试图重复她说的话，但放弃了。“我不确定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有时候很好，冷静的查理，但其他的时候……”

“其他什么时候我不好、不冷静？”他大叫道。

“其他的时候，你知道，你就像……疯狂。有点儿。”

“疯狂？什么意思？”

“就是疯狂，你知道……就是容易激动。”

“容易激动和疯狂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甚至在指同一件事时意思都不接近。你是指哪一个？”他的手砰地一下捶到桌上，“疯狂还是容易激动？这对我很重要，很关键。”

“那么就是疯狂吧。有时你很好、沉着、有思想、精明，语言表达也比较妥当，能说些明智、聪明、见解深刻的话，这足以证明你够冷静。可是下一分钟，你就偏离方向，就像，啊，就像你的头发着火了。”

“就像我的头发着火了。”他若有所思地重复着这句话，“有意思，非常有意思，这就是对我的感受吗？冷静的查理，疯狂的查理？”

“应该说是明智的查理，疯狂的查理。你从来没有真正地冷静过。我是指，没那么安静。”

“哦，那太有意思了。”尽管他想大喊他没有发狂，是这份该死的工作和这些该死的肥胖的傻瓜让他发狂，但还是竭尽全力克制住了。他咽了咽口水，深呼吸，甩了甩麻木的胳膊。他感到愤怒，感到绝望。接着他感到了难以置信的挫败，猛然向后倒在椅子上。“这事可不太妙，是吗？”他问道，“告诉我事实，一切都要完蛋了，是吗？”

乔治娅又一次耸耸肩。

“我做错了什么？你认为我是什么？我是坏蛋吗？”